论王维《辛夷坞》、《鸟鸣涧》两诗中的禅意

任瑞羽工

(贵阳市图书馆,贵州 贵阳 550002)

摘 要:以佛教禅宗的本质为出发点,结合《辛夷坞》、《鸟鸣涧》二诗所体现出来的空寂闲静,论王维山水田园诗中所隐含的禅意。

关键词:王维;禅;山水诗;辛夷坞;鸟鸣涧

中图分类号:I207.22;B94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3)01-0080-06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具有特殊贡献的大诗人,同时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早在生前,他就有"当代诗匠,又精禅理"(苑咸《酬王维.诗序》,《全唐文》卷一二九)的名声;死后,更得到诗佛的称号。禅学,作为影响他世界观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能不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论及王维绝句说:"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人闲桂花落'云云,'木末芙蓉花'云云,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此妙诠"。王维诗,特别是山水诗的主要艺术特色,就在于他创造了一种言可尽而意无穷的虚幻、空寂的境界,是前人所没有经历过的诗歌艺术领域。本文就此,试从《辛夷坞》、《鸟鸣涧》两诗来探讨一下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意。

禅宗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产生的一个佛教宗派。"禅即是'静虑',佛教称安静地沉思为禅定"[1]。简而言之,即是:"不诉诸理知的思索,不诉诸盲目的信仰,不去雄辩地论证色空有无,不去精细地讲求分析认识,不强调枯坐冥思,不宣扬长修苦炼,而就在与生活本身保持直接联系的当下即得、四处皆有的现实境遇中'悟道'成佛"[2]。禅宗的主旨是指示人人自身本来具有的心性,能彻见心性即可成佛。它不需要繁琐的经典,更反对生吞活剥、句剽字窃,甚至敢于呵佛骂祖。

禅的本质即是一种启发人"自识本心"的生命哲学。故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它是以超然的审美态度对待人生与世界的。它要求人摆脱功利计较,祛除规范束缚,于活泼的万象天机中进入生命的本来面目,追求精神的彻底自足自由,因而它无视一切分别、因果、取舍,只求取心灵清净一如,不执著于概念思索而进入"无心",即寂照圆融的境界。所谓寂照圆融,就是以"一颗自在无碍、天真自得的心灵与万物的冥合所焕发出来的美。以自然的本真,随缘自得的心灵去体味自然生命景象和宇宙人生"[3],也就是自觉将自身与宇宙大生命合流,在调适身心中求得宁静玄远,万象浑然,澄澈透明,达到超越时空的无限性。它是自然与人的一体化,生命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心境与佛境的同构。

诗与禅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一属文学,一属宗教。诗的作用在于帮助人认识世界和人生;禅的作用在于引导人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泯灭人生的意义。虽然二者的归宿不同,但禅与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诗和禅都需要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使得它们有了相互沟通的可能。如宋李之仪云"说禅作诗,本无差别";明普荷说"禅而无禅便是诗,诗而无诗禅俨然",不管是以禅入诗,以诗入禅,还是以禅论诗,以禅喻诗,都客

收稿日期:2003-01-27

作者简介:任瑞羽工,男,贵州人.贵阳市图书馆工作人员.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观地存在着诗禅相通，互相转换的内在机制。禅宗思想，尤其是它在文学中的表现，常常被人们描述为一种只能“意解”、“心求”的难以把捉的“禅味”或特殊境界，或者是包含机锋和理趣的一种隽永而逸出常规的特殊概念活动。而诗所表现的清静虚空的心境，更是禅宗所提倡的。

诗人王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早年学佛，终身信奉，乐此不疲。对于佛教各宗学说，王维基本上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不过他对禅宗思想则更为倾心。年轻时他曾入仕途，也写过不少反映现实的诗歌，也写有通篇禅语的《梵体诗》等。他的许多诗章并非以禅语入诗，而是富有禅味，显现淡远空灵，禅机悟境，常流于字里行间。王维中年后所作的以辋川集组诗和皇甫岳云溪杂题为代表的山水诗，其诗情画意和哲理禅趣的交合已臻浑融，用“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来品评，并无过份之处。“禅宗以无念为宗，以随缘任运的态度处世，追求一种心空欲灭，物我两忘的境界”[4]，王维后期山水诗中空灵凄清的意象，幽深静谧的氛围、孤寂悠闲的情趣，正是他以禅入诗的结果，而《辛夷坞》、《鸟鸣涧》二诗所表现出来的空寂闲静的境界所在，正是他诗中空灵悠远、禅思意境的具体表现：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辋川集 二十首.辛夷坞》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鸟鸣涧》

这两首诗描写的是辋川别业和云溪中的幽美景致。和别的写景诗不同，作者在宁静柔和的气氛中给人们展示了一幅辛夷花和桂花由开到落、边开边落的景象。《鸟鸣涧》一开头就点明这是一个桂花飘落的时节。桂花虽落，犹有余香，人们不难推想，在它旺盛之时，该是怎样的美好了。然而再美好的事物都会凋谢、消逝的时候，眼下它毕竟是在纷纷飘落着。《辛夷坞》的手法略有不同，它前两句先写山中的辛夷花红艳烂漫、生机勃勃，后两句却突然一转，说是“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较之《鸟鸣涧》，此诗通过前后对比，使花开花落显得更为明显。古往今来，花以美妙的线条、丰富的色彩、诱人的芳香、赢得了多情而敏感的诗人们的关注，从而为它歌唱，为它倾倒，为它感伤。诗人赞美它，是因为它象征着青春、生命和理想；诗人们又婉叹它，是因为它的花期是那样的迅速短暂，让人有一种“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陈子昂《感遇》）的感慨。然而，这一切情感的渲泻在这两首诗中却看不到。“在王维的眼中，花是在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零，既没有人对它们赞美，也不需要人们对它们的凋零一洒同情之泪。它们得之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没有追求，没有哀乐，听不到心灵的一丝震颤，几乎连时空的界限都已经泯灭了”[5]。这样的静谧空寂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而这种“空”正是佛教哲学的核心思想。

所谓“空”，是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虚幻不实。佛教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为的是把他们所虚构的“涅槃”彼岸世界说成是真实的，以引导人们看破红尘，从幻想中寻找安慰。王维从佛教的理学中所接受的，最主要的就是“空”理。佛教各宗派讲“空”，虽然各有花样，不尽一致，但在宣扬现实世界的虚幻不实这一点上，又没有太大的区别。各宗派所倡导、采用的手法，也是共同的，皆“先分别诸法，后说毕竟空”（《大智度论》），即先把万事万物作一个详细的分类剖析，然后再加以否定，说他们都是虚幻不实的。但是王维诗中的“空”，更接近于禅宗所强调的“对境无心”、“无住为本”的禅意。即是对一切境遇不生忧乐悲喜之情，不粘不著，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禅宗还特别强调要破除“法执”、“我执”。说世界万有固属虚幻，说一切皆空，亦是妄见，只有不空不有，亦空亦有，才是中道之义。诗人所描写出来的空寂，正是为了表示自己不受这种纷藉现象的尘染，借以烘托他所认识的自然界，它的真实思想应该是空寂淡然的。正因为诗人“对境无心”，所以花开花落，引不起诗人的任何哀乐之情；因为“道无不在，物何足忘”（王维《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所以他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在花开花落之中,似乎看到了无上的"妙谛":深山之中,人迹不到,辛夷花却照样纷纷开落。执着为"有",不执着为"空","此花无'我执'之见,随开随落,虽'有'实'空'。这是何等的'任运自在'!而'纷纷'二字,表现出了辛夷花'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龙树《中论》)的超然之态"[6]。亦生亦死,亦悬亦解,这与其说是自然现象的描述,不如说是诗人"参物"之禅悟。在王维看来,整个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不正是象辛夷花那样,在刹那间的生灭中因果相续、无始无终、自在自为地演化着吗?由此可以得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意,集中地表现为追求空寂闲静的境界。

又如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前两句写夜静山空,幽人清闲无事,看见了桂花悄然飘落,这两句话已点染出了一个极其闲静的境界。后两句写月出鸟惊,山鸟的几声鸣叫,更衬托出春山的空寂。"清黄周星《唐诗快》卷一四评此诗云:'此何境界也,对此有不令人生道心者乎!所谓'道心',无非指出世之念。佛教是引人出世的,佛教认为,凡俗世界的一切,本性为苦,造成苦的直接根源是烦恼(一切世俗欲求、情绪和思想活动的总称),彻底断灭一切烦恼,即可得到快乐。诗人置身于远离尘嚣的寂静境界,感到身上没有俗事的拘牵,心中没有尘念萦绕,因而体验到了寂静之乐"[7]。从《鸟鸣涧》这首诗的境界中,我们确实体验到诗人心灵的空寂宁静和精神的离世绝俗。再如《辛夷坞》描写辛夷花初发红萼,像芙蓉一样美丽,然而它生长在绝无人迹的山涧旁,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只好自开自落。这里只有一片自然而然的静寂,一切似乎都与人世毫不相干。诗人的心境,亦复如是。诗人仕宦不得意,抱负难以施展,几次归隐山中,犹似那辛夷花一般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零。非常平淡,非常自然。没有生的喜悦,也没有死的悲哀。而对这花开花落,诗人好象完全无动于衷,既不乐其怒放,亦不伤其凋零,他似乎已忘掉自身的存在,而与这自开自落的辛夷花融合为一了。这种物我融合,神遇物化,天衣无缝的意境,正如尼采所说,这种"宁静的观照","能够唤起一种幻觉,仿佛只有物而没有我存在……物与我完全溶合为一体",佛理禅意的顿悟却又能与诗歌所描绘的生命体验融洽无间,皆发生于气蕴精微的深层心灵,而诗里所体现的清静虚空的心境,更是禅宗所提倡的。由此,明人胡应麟《诗薮》称王维《辛夷坞》《鸟鸣涧》为"入禅"之作,说"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中有此妙诠"。

"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这是中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为诗下的定义。他还说"每首诗都自成一种境界。无论是作者或读者,在心领神会一首好诗时,都必有一幅画境或是一幕戏景,很新鲜、生动地突现于眼前,使他神魂为之钩摄,若惊若喜,霎时无暇旁顾,仿佛这小天地中有独立自足之乐,此外,若大乾坤宇宙,以及个人生活一切憎爱悲喜,都象在这霎时间烟云散去了"(《诗论》第50页)[8]。王唯《辛夷坞》、《鸟鸣涧》二诗通过空寂闲静的景物描写,除了传达出静谧、淡泊和空灵的感觉外,还渗透出一种清淡、雅致和朦朦胧胧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在诗人的心目中,这样一个幽深、空寂的境界,正是"静虑"的好地方。他心逐境寂,安禅入定,忘掉了现实的一切,把活脱脱、了无牵挂的禅意表达得一览无遗。他所表达的这种空寂闲静的禅意,在他的另一首诗《竹里馆》中也有所表现: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竹林幽深,诗人独坐,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唯有明月为伴。这个境界,可谓空寂闲静之极。佛教是引人出世的,在这个境界中,我们即可以感受到一种离尘绝世、超然物外的思想情绪。深林月夜,万籁俱寂,但是诗人并不感到孤独、寂寞,他弹琴长啸,怡然自得。此时,诗人确是闲淡自在,沉浸在寂静的快乐之中。这种形与意的完美结合,在王维的山水诗创作中并不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而是在禅学理念指导下的有意为之。"禅宗认为'法身无象,应物现形',即是说所谓法身,并无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一固定不变的形象, 而是赋予在万物之中, 所以, 自然界万物都是‘法身’的变现, 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都有‘法身’所在。禅人的参悟, 就在于以心会境, 在境物中去体悟那最高的精神实体——‘真如法性’。在他们看来, 心与物之间并非是相离而是相通相依的”[9]。禅家以“寂”为本体, 以“照”为慧用, 以古井澄潭般平静的心境去映照万物, 便能得到一个净化的世界, 动而愈静, 静而极动, 动静不二, 直探生命之本原。试读《鹿柴》: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诗人一开始就着眼于绘写“空山”的意境, 正是为了以此说明自然界的空虚; 其后又在寂静的深林中添上一笔返照的回光, 也是极力强调自然现象不过是瞬息即逝的幻觉。禅宗最为尊奉的《金刚般若经》, 曾经说过“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王维在这首诗中所寄托的理念, 它的思想本质同这个唯心主义观点是一致的。这空山绝境虽不见人, 却又有人语响, 这如同宋代一画师所表现的“野渡无人舟自横”, 画一舟子卧渡船上吹笛, 非空无一人也, 只是无过渡之人耳。明代僧人德清称:“所谓空, 非绝无之空, 正若俗语谓旁若无人, 岂真无人耶”? 可见这“不见人”的“人语”其实是一个神秘的声音……”[10]“返照”是禅悟这一过程的形象性术语, 而对于青苔一说, 王维又常以“青苔日厚自无尘”、“青苔石上净”来比喻世间微渺而自性清净之物。“……‘大明照本净末’通过夕阳‘归根返照’这么一种奇幽的可见性图景表现了出来: 空山无人, 空中传音, 大明光临, 青苔得照。表现了作者在深幽的修禅过程中豁然开朗, ‘一刹那间妄念俱灭’, ‘进入无差别境界’的情景”[11]。从题材上看, 王维山水田园诗中呈现出来的山涧鸟啼、深林夕照、溪水顽石、落花飞鸟……无一不是诗人曾亲身经历的自然界的真景, 它是原始纯朴的, 具有未经污染的本性, 即“本自天然, 不假雕琢”, 这正是禅宗所追求的永恒的美。禅宗的哲学基础, 是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心性学说。它认为体现佛性的法身遍一切境, 人人具有的净心就是佛性, 因而成佛不假外求, 只需“净心”即得。禅宗要以未经污染的大自然创造一种圆朴的“空寂”境界, 因此王维诗中提倡的自然境界就是如此清静、淡泊。虽然禅宗也是从景象入手, 却又是排斥物象而直指人心, 体现了回归山林、回归自然的人生哲理, 寓大于小而意味无穷。王维在描述景象之时, 那样静寂无声, 就连身心情感都没有一丝的流露, 人们完全听不到他心灵的一丝颤动, 这种静穆几乎泯灭了时空的界限。再看:“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涧户寂无人”, 这种“闲”、“静”、“空”、“寂”的境界描写, 以大自然的风景来抵御内心的骚动, 使自己的内心世界也达到清静空幻和一尘不染的境界, 这就是诗文创造的意境。这诗情便从意境的空灵向禅境的空幻发展, 从直觉的顿悟出发去追求禅境完美的“空寂闲静”。这种追求不正说明了意境升华到最高境界就是禅境, 而禅境又变化出绝妙的意境来吗? 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评《辛夷坞》道:“东坡《罗汉赞》‘空山无人, 水流花开’。世称妙悟, 亦即此诗之意境”[12]。李瑛《诗法易简录》评《鸟鸣涧》说:“流露于笔墨之外, 一片化机, 非复人力可到”。这种被誉为“妙悟”和“化机”的, 到底是什么呢? 细品二诗, 联系到王维的禅宗思想, 可以知道, 所谓妙悟, 就是作者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对于佛家真如境界的一种顿悟, 对于求得眼前净土的一种神秘的直觉体验。王维对于大千世界的生灭无常已经了无牵挂, 对于官场宦海中的忧喜荣辱也都能超然无虑, 他终于脱离了人世间的喧嚣纷扰, 飞翔在自己心灵中的佛国净土之上。这时, 肉体、灵魂、净土、佛性全部融合为一, 沉浸在悟道解脱的神秘而又高远的境界中。以诗论诗, 我们不难理解到, 《辛夷坞》和《鸟鸣涧》二诗所包含的禅意就是: 世事空幻如同花之聚散, 若对此执著不已, 有着种种的痴想和追求, 便会生出无穷烦恼; 而一但了悟得道, 灭除妄想, 便等于用智慧之斧斩除烦恼之根, 可以进入宁静高远的境界”[13]。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非但具有禅意，而且还具有浓厚的隐逸气息。他的绝大多数山水田园之作，都同隐逸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前面谈到过的《辋川集》、《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等，就无一不是隐逸生活的写照。又，他的山水田园诗，多追求一种空寂闲静的境界，而这种境界的创造，是同他隐逸生活的体验分不开的。自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张九龄遭贬、李林甫独揽朝廷大权后，诗人对现实政治日益感到失望，他无心仕进，但又没有下决心退出污浊的官场，于是长期亦官亦隐，身在朝廷，心存山野，在自然的怀抱中流连忘返，同时又加深了对佛教的信仰。因此，诗人追求闲静之美的审美爱好，同他的恋慕隐逸、恬淡闲适、超然出尘、守静去欲等思想，都相互关联着。如《鸟鸣涧》，前两句写夜静山空，幽人清闲无事，看见了桂花悄然飘落；后两句更以月下山鸟的鸣叫，衬托出春山的幽寂。整首诗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了一个远离尘嚣的幽静境界。在这一境界中，我们即可以体味到诗人心灵的空寂闲静和精神的超然出尘，又能感悟到情与景二者在此诗中融为一体的混然。又如《辛夷坞》写美丽的辛夷花在绝无人迹的山涧旁静悄悄地自开自落，非常平淡，非常自然，没有目的，没有意识；诗人的心境，也犹如这远离人世的辛夷花一般，他好像已忘掉自身的存在，而与那辛夷花融合为一了！在上述两诗中，诗人情感的宁静淡泊，大都借助于平凡的景物形象来表达，而非直接抒出，正因为如此，这些诗歌便显得不激切，不怒张，既蕴藉含蓄，又冲和平淡，那情绪，淡到似乎令人觉察不到。从而，诗人便能在这两首诗中，通过刻划自然界的幽静之美来表达自己的情志，使景中“我”的审美追求与“我”的思想感情达到和谐、统一。并且在诗句的字里行间，体现出禅悟的审美境界。由此使我们看到，王维的山水诗已超越了以诗来解说禅理、禅义的“象征”阶段。所表现的是一种真正的无目的的审美观照，而这种无目的目的性也就是禅宗所要求的自由体验。

佛教顿悟理论强调的是一种直觉观照、直觉体验与直觉感情，它认为学佛之人对佛理的领悟是一种刹那间的整体把握，其间是没有阶段与层次之分的。一旦找到“顿门”，学人就进入自由状态，获得解脱。古代文论直接采用佛教的这一理论，以“妙语”说来阐述文学创作与欣赏的理论问题。王维清淡、简远、自然诗风的形成，固然有其思想经历、文化传承等诸多因素，但从美学上看，与他接受佛教色空论也不无关系，诗人在《谒璇上人》中倡导“默语无际、不言言也”的诗风的同时，还说过“色空无得，不物物也”，这表明诗人对此是有自觉认识的。由此，我们才能弄清他何以有力量抗拒仕途的引诱，并实现对污浊现实的否定和超越；同时我们也才能弄清诗人何以把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虚实关系把握得那么好。禅宗六祖慧能所得法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坛经》法海本）。道出“色即是空非空有”（王维《绣如意轮像赞》）之禅理。作为“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的王维正是借助禅思哲学促成了他那空寂淡远、嫣美澄澹的艺术化境”[14]。

总而言之，王维到底还是个眷念现实生活的人，其栖心浮屠主要是为了求得心灵的慰藉，而决非准备全面履行释氏提出的宗教主张。特别是在生命的最后归宿问题上，他固然难欣然乐处“寂灭”之类非生非死的超然境界，但也不甘心效学陶渊明之委心顺化，每当诗人理性推求涉及到那个杳不可测的未来去向时，他就唯有感到生命迫蹙的惆怅了。唯因如此，才有可能让王维，在以佛家慧眼剖析种种自然现象虚空本质的同时，带着无限怀恋的深情去细细地刻划它们，即便这些纷纷藉藉转眼化成乌有，也不惜为之罄竭自己的心血。可见诗人着眼点并不在于万物逝灭的将来，而恰恰观照在它们现时短促的存在。《辋川集》与《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中所描绘的那些乍明乍灭、若即若离、将尽而未尽的自然美形象，之所以包含着特殊的极能扣人心弦的美学意义，不正是他这份爱和珍惜换来的结果吗？[15]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参考文献:
[1] 任晓红. 禅与中国园林[M]. 北京: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994.
[2] 李泽厚. 禅意盎然[J]. 求索, 1986(4): P57~65.
[3] 同[1]
[4] 陈铁民. 王维新论[M]. 北京: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0.
[5] 陈仲奇. 因花悟道 物我两忘[J]. 文史知识, 1986, (6): 75~78.
[6] 史双元. 禅境画意入诗情[J]. 南京师范学院学报, 1983, (1): 65~72.
[7] 任瑞翀. 花开花落 禅意盎然. 贵阳文化, 2002, (2): 59~64.
[8] 张　胜. 意境与禅境[J]. 中文自修, l1991, (12): 7~8.
[9] 邱瑞祥. 禅学理念与王维山水诗创作手法[J]. 贵州大学学报, 1991, (3): 36~43.
[10] 林继中. 栖息在诗意中——王维小传[M]. 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11] 同[7].
[12] 叶　华. 妙悟禅理 一片化机[J]. 安徽大学学报, 1993, (3): 59~62.
[13] 同上.
[14] 同[4].
[15] 同[8].

On Wang Wei's Buddhist Thought in his *Xin Yi Wu* and *Niao Ming Jian*

REN Rui-hong
(*The Public Library of Guiyang, Guizhou* 55000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Buddhist thought in Wang Wei's two pastoral poems *Xin Yi Wu* and *Niao Ming Jian* based on the essence of the chan sect.

Key Words: Wang Wei; buddhist pastoral poem; *Xin Yi Wu*; *Niao Ming Jian*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